

郭沫若 作品经典

第十三册 武则天



中国华侨出版社

GUO MO RUO ZUO PIN JING DIAN

郭沫若作品经典

第十三册

武则天

中国华侨出版社

郭沫若作品经典

第十三册

武则天

中国华侨出版社

武则天

序

这个剧本的初稿是一九四〇年一月于莫斯科时，曾经在同年九月间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过。

自初稿写出来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因此这个本子，基本上可以称为定稿了。

这个本子第二次于莫斯科时，剧本产生，但还没有经过演出，只是上演。演出的结果是既满意又可恨地不满意。

这个剧本的改定，得力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帮助很大。特别感谢导演梅兰芳同志给了很大的信心，他和同事们帮助我修改剧本。我要特别感谢他们。

历史学和历史剧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定论，大家在努力实践百家争鸣的政策，这是很开的风气。我要借此想说一点我自己的意见。我是想把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想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

说得更明显一点，那就是在剧本中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科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

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据我自己的经验，剧本的修改，多琢磨，恐怕是最好的办法。

李劫人

1963年8月

序

这个剧本的初稿是一九六〇年一月十日写成的，曾经在同年五月份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过。

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目前的这个本子，基本上可以作为定稿了。

戏剧本来是形象化的综合艺术。剧本的产生，往往要经过演出，才能定型。舞台的限制是应该尽可能严格遵守的。

这个剧本的改定，得力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帮助很大，特别是导演焦菊隐同志费了很大的苦心。我和同志们共同斟酌了多少遍，我要特别感谢他们。

历史学和历史剧的关系，至今还有争论。大家在努力实践百家争鸣的政策，这是很好的风气。我在这里想说一点我自己的希望。我是想把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想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

说得更明显一点，那就是史剧创作要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

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要作多方面的努力。据我自己的经验，文章的多改、多琢磨，恐怕还是最好的办法。

人 物

武则天——年五十六—六十一岁。

唐高宗——年五十三岁。(比武后小四岁，死时年五十六岁。)

太子贤——年二十七—二十八岁，即章怀太子，武后第二子。

上官婉儿——年十四—十九岁，中宗时封为昭容。(此人对唐代文化颇有贡献，四十四岁时为李隆基〔唐玄宗〕所杀。)

郑十三娘——年三十九—四十四岁，上官婉儿之母。为方便起见称为“十三娘”。中宗时封为沛国夫人。

赵道生——年十六—二十一岁，初为东宫小黄门，后为奉先寺和尚。

明崇俨——年六十岁左右，是一江湖魔术师，兼通医相之术。

骆宾王——年七十岁前后，诗人，初唐四杰之一。

裴 炎——年五十岁以往，初为黄门侍郎，后任中书令(内史)，等于丞相，便宜上定为行九，被称为“九郎”、“九叔”等。为中书令后又被称为“令公”。

鸾味道——年五十岁左右，左御史大夫，后继裴炎为中书令。

江 七——年与太子贤相近，本扬州裁缝，因貌类太子贤，为徐敬业所拥戴，伪充太子。(表演时即由演太子贤者兼演。)

牢子一人，宫娥、黄门、侍卫等各若干人。

地 点^①

第一幕 洛阳宫城之东宫。

第二幕 第一场 洛阳禁苑凝碧池附近一小院落。

第二场 洛阳禁苑凌波宫之便殿。

第三幕 第一场 同第二幕第一场。

第二场 同上。

第四幕 第一场 洛阳禁苑之西天牢中的一室。

第二场 同第一幕。

时 间

第一幕 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初春之夜。

第二幕 第一场 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前幕的第二年，农历秋八月。

第二场 同上。

第三幕 第一场 前幕的四年以后（公元684年），八月初旬某日午后。

第二场 前场后一月有余，九月下旬之夜。

第四幕 第一场 前场三个月后，腊月中旬一日之清晨。

第二场 前场次日清晨。

① 作者注：剧中地望宫殿等名，系参照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关于东京部分。

第一幕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初春之夜，其时唐高宗、武则天皇后与太子贤等均在洛阳。

洛阳宫城之东宫，太子贤的书斋。舞台一侧斜置凹字形的炕床，前有茶几坐椅等事（可参考顾宏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卷》）。另一侧置书案，案上须有《老子》、《论语》、《孝经》、《孝子传》、《少阳正范》等书籍及文房用具。当时的书还是写本，或卷成卷轴，或如画册一样，裱折成册。案不宜太高。案后坐椅较大。案前有坐椅二，相向置。案上及室内须备剪綵花，或插入花瓶，或用盆栽形式。瓶盆之类不要用白色瓷器，宜用唐三彩或者黄绿釉的陶器。其他布置可适当安排。

幕启时上官婉儿之母郑十三娘正在室中整理椅案之类，时时掸扫灰尘。

太子贤手捧着一张桃红色的诗笺，由内室中徐徐走出。因眼近视，俯就诗笺朗诵：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

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太子贤（感觉到有人在室内）是谁在这里？

郑十三娘 是我，太子殿下，我在收拾您的书房。

太子贤 哦，你，郑十三娘，好的。（又接着把诗念下去）

欲奏江南调，贪封蓟北书。

书中无别意，但怅久离居。

郑十三娘 殿下，这样晚还在看东西，您不怕把眼睛搞得更坏吗？

太子贤 我在看你女儿上官婉儿的诗。

郑十三娘 我知道，那是她上半天做的《彩书怨》。她送到殿下这里来了吗？

太子贤 她要我给她改。我不仅一个字也不能改，连一个字也做不出。

郑十三娘 殿下，您太夸奖了。

太子贤 郑十三娘，我倒要问你：听说上官婉儿刚生下地，她就同你一道发配到宫里来了。她才满十四岁，怎么就能够做出这样的诗？是你教她的？

郑十三娘 小时候我教过她，到她长大了一些，宫里好多人都喜欢她，教她。黄门侍郎裴炎是她祖父上官仪的门生，特别费了心栽培她呢。

太子贤 唔，上官仪的孙女，我看是有来由的。总要是牡丹花的种子，栽培起来才能开出牡丹花。

郑十三娘 殿下，您太夸奖了。让我去收拾您的寝宫吧。

太子贤 好的。

郑氏走入内室。

太子贤在室中盘旋，对诗吟咏。

上官婉儿入场，处女打扮，头上在正中处梳两个卷鬟，两鬓也梳成两个卷鬟下垂。

太子贤 （向上官婉儿脚步声处回顾）谁呀？

上官婉儿 我哇，殿下！

太子贤 哦，你，上官婉儿！我正在读你的诗。

上官婉儿 我听见您在朗诵。

太子贤 （走向婉儿）你是不是要把这诗拿回去？

上官婉儿 不，我是来通禀的。那位算学博士又来了。

太子贤 算学博士？你说的是谁？

上官婉儿 就是那位老头子诗人骆宾王呵。

太子贤 （笑出）哦，你真调皮！你已经给他取下诨名了。你为什么叫他做算学博士？

上官婉儿 您没有看到，在他的诗里面，总有好些数字，在加减乘除吗？

太子贤 对，我看到他的《帝京篇》。那倒是费了工夫做的。什么“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

上官婉儿 还有呢！“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小堂绮帐三千万，大道青楼十二重”。……

太子贤 哈哈，你的记性真好！

上官婉儿 “且论二八千金是，宁知四十九年非”。……

太子贤 好了，好了，不要再举了。再举，你也成为算学博士了！他是裴炎领来的？

上官婉儿 是，还是黄门侍郎裴炎裴九叔。他们在飞香殿里等候召见。

太子贤 好吧，那就让他们再等一会吧。婉儿，我要问你。

（愈向婉儿走近，要问又略示踌躇。）

上官婉儿 您要问我什么？怎么又不问呢？

太子贤 我问你，你这《彩书怨》是写给谁的？

上官婉儿 唔，我写给我自己的。

太子贤 你的心有了寄托吗？

上官婉儿（发出天真的笑）哈哈哈哈哈，您看诗怎那么认真？我是假托着湘君、湘夫人，在思念大舜皇帝呀。

太子贤 哦吓，有道理，有道理。“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是切着大舜皇帝的。大舜皇帝南巡，他到了那苍梧之野，就在那里死了。不过，你这诗用字太尖新了，不是湘君、湘夫人的口气，而是你自己的口气。（踌躇了一忽）婉儿，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大舜皇帝吧！（张手想拥抱婉儿，婉儿闪开。）

上官婉儿 殿下，您庄重些。天后知道了，您不得了！

太子贤 哼，你以为我怕她吗？我知道她是你的仇人，杀掉了你的祖父和父亲。但你可不知道她也是我的仇人，杀掉了我的母亲！

上官婉儿 我不知道？宫里面的人谁个不知道呢？他们都在说：太子殿下是天后的姐姐韩国夫人生的，韩国夫人死得不明不白。

太子贤 是呵，她是我们共同的仇人。我们应该同仇敌忾！

上官婉儿 殿下，您可要当心呢！您哥哥太子弘，不是同韩国夫人一样，也死得不明不白的吗？

太子贤 呵，婉儿，多谢你的关心。你是不是也想报仇？

上官婉儿 哼，“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此时郑氏由内室急忙走出。

郑十三娘 婉儿，你好大的胆子！

太子贤 哦，郑十三娘，你骇了我一跳。

郑氏以目示警，又以左手食指竖封着嘴唇，表示缄默。

太子贤 那就好，上官婉儿，你去把裴炎和骆宾王传进来！

郑氏与上官婉儿同下。太子贤仍在室中徘徊。

小黄门赵道生上场。

太子贤 (闻有脚步声) 你，上官婉儿吗？

赵道生 我不是上官婉儿，我是赵道生。

太子贤 你来有什么事？

赵道生 启禀殿下：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纳言求见，他们在重光门等候。

太子贤 你去告诉他们，说我今晚没有空，改天再接见。

赵道生 是。(下场。)

上官婉儿引裴炎与骆宾王登场。裴炎年五十余，看来不显老相；面貌端重，胸有城府，是一个大野心家。骆宾王，年在七旬左右，无须，发已全白，人颇自负，不拘形迹，是一味名士派头。

裴 炎 (对太子贤深深鞠躬) 裴炎进见殿下，骆主簿来向您辞行。骆宾王只屹立拱手而无言。

太子贤向裴炎拱手，回头也向骆宾王打拱。

太子贤 你们来的真好。哦，骆主簿，我来替你介绍一下。

(手指上官婉儿向骆介绍) 这位是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

二人敬礼。

骆宾王 哦，西台侍郎上官仪的孙女？是那位要执掌大秤、衡量天下的姑娘吗？

裴 炎 是啊，正是她。上官仪和上官庭芝被天后处死时，她刚刚生下地来。她在去年十二月才满十四岁。

太子贤 “执掌大秤、衡量天下”？是怎么回事？

骆宾王 前两天郑十三娘告诉我：她怀孕这位姑娘的时候，梦见一位巨人给她一架大天秤，说她将生下一个人来，执掌大秤、衡量天下。

太子贤 哦，难怪她是不同凡响。

裴 炎 不过，她一生下地来，她的祖父和父亲被处死刑，她和母亲郑十三娘一道被发配在宫城里来了。

骆宾王 这恐怕就是天意的安排。

太子贤 上官婉儿也是一位诗人呢。你请看她这首诗。（把手中《彩书怨》一诗授予骆。）

骆宾王 （接诗念出）“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书中无别意，但怅久离居。”好诗！好诗！十四岁就能够做出这样的诗！（把诗稿交还太子贤。）

上官婉儿 骆主簿，你七岁的时候不是就做出了《咏鹅》的诗吗？

骆宾王 我那算是小孩儿的胡诌罢了！

上官婉儿 不，那是一片天籁，我很喜欢它。你听，“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多么天真可爱呵！

骆宾王 呵呀，小姑娘，承蒙你褒奖，我这个老头子好象突然年轻了五六十岁。

裴 炎 好吧，我们还是来谈谈正经事。

太子贤 （将诗稿给与婉儿）上官婉儿，你把这放到书案上去。你到外边去看守着，别让人进来。（携裴、骆二人手向凹字形炕床走去）我们到这边坐。

上官婉儿照所吩咐，走近书案，把诗稿夹在一册《少阳正范》里面，露出纸头来。向大家敬礼了一下，下场。

骆宾王 殿下，我今晚想单刀直入地同您谈一谈。您应该知道，情况是很严重的。皇帝陛下的病一天重似一天，经常在闹头晕，近来听说眼睛快要全瞎了。二十年来，天后一人大权独揽，为所欲为。你看她杀了多少高祖太宗的子孙呵。太子弘是怎样死的，一直是个疑问。……

太子贤 那还有什么疑问！

- 骆宾王 (叹息) 哎, 西汉初年吕后临朝的局面又出现在今天了。
- 裴 炎 据我看来, 武后和吕后的情况不同。吕后同汉高祖一样, 不学无术, 孤陋寡闻, 她只是有权有势而已。
- 骆宾王 对, 武后是精通文史的人, 大有太宗皇帝之风。
- 裴 炎 可是, 武后为了笼络人心, 扶植党羽, 却又任意破坏太宗皇帝的遗规。
- 骆宾王 是呵! 五六年前她上的建言十二事^① 是天下有名的。其中就有什么父在母死, 做儿女的也得为母亲服丧三年; 什么有才能而在低位者得超级升迁。她为了讨好天下的农夫工匠、妇人女子、寒微出身的官吏, 就不惜颠倒尊卑、淆乱贵贱。
- 裴 炎 最令人难堪的是滥用人员。太宗皇帝设官六百四十三员, 不许“工商杂色之流, 超授官秩, 与朝贤君子并肩而立, 同坐而食”^②。武后为了扶植党羽, 她就违背了太宗皇帝的遗训, 借口“用人唯才”, 任何人都可以推荐, 自己也可以推荐自己。门望资历, 一概不问。二十年来, 朝野上下, 差不多都是武后的人。这是和吕后临朝的局面断然不同的。
- 太子贤 你们说要单刀直入, 怎么老是在绕圈子? 我想知道的, 是你们有什么办法来应付?
- 裴 炎 骆主簿, 你把办法说出来吧。
- 骆宾王 办法要走两步: 第一步在宫廷内搞; 第二步在宫廷外搞。
- 太子贤 在宫廷内怎么搞?

① 作者注: 见《新唐书·后妃列传·武后传》。

② 作者注: 见《旧唐书·曹确传》。

骆宾王 好不好就在这东宫里面暗藏兵器，等有机会时举动？

太子贤 那容易办。

骆宾王 在京内至少还要找到一位执掌兵权的人。

太子贤 （向裴炎）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不是说没有问题吗？

裴 炎 没有问题。

骆宾王 还要在地方上有人响应。

太子贤 地方上是不是有可以信赖的人？

骆宾王 有的是呵。开国元勋徐勣的孙子英国公徐敬业，就是可以信赖的一个。

太子贤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裴 炎 在眉州做刺史。

骆宾王 三年前我从军到姚州道^①，路过眉州，我访问过徐敬业。去年回长安，我又访问过他。他两次都向我说，他有肃清君侧的意思。我看徐敬业这人是大大可用的。他自己能用兵，又有他祖父的威望，只要太子有敕令给他，他一定会首先发难。响应他的人一定很多。

太子贤 （向裴炎）骆主簿的这些意见，你们是商量过的吗？

裴 炎 我同程务挺都商量过。骆主簿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意见。

太子贤 那么，骆主簿尽可以不必到临海去了。他不是由长安主簿被谪贬为临海县丞了吗？

裴 炎 正是那样。我们打算让他往眉州去。他就是来向殿下辞行的。

太子贤 那么，你回头给骆主簿一些有我印信的东宫用笈，可以让他便宜行事。

① 作者注：今云南昆明。